

作家自选集系列

李国文

小说自选集

●长篇高手，短篇名家

●冷峻而又热情，机趣而又醇厚，富有戏剧性和哲理性

●深刻的社会思考，精细的人生洞察，独特的理想探寻

作家自选集系列

李国文

小 说 自 选 集



李國文

目 录

我与小说.....	(1)
情 敌.....	(1)
那年故事.....	(110)
体验生活.....	(178)
涅 槃.....	(211)
月 食.....	(301)
危楼记事.....	(341)
桐花季节.....	(385)
不 沉 湖.....	(394)
非绝密档案.....	(410)
戒 之 惑.....	(428)
没意思的故事	
膏 药.....	(450)
钓 鱼.....	(459)

痛苦.....	(468)
快乐.....	(478)
圈套.....	(485)
世态种种	
爱之极.....	(493)
劝酒.....	(497)
母与子.....	(500)
请客.....	(504)
希望之星.....	(509)
友谊.....	(514)
无人的街.....	(518)
残破的影子.....	(523)
戒烟万岁！.....	(528)
牯岭之夜.....	(532)
都市的黄昏.....	(544)
美妙的声音.....	(554)
好心之过.....	(562)
柿饼的故事.....	(569)
挂历季节.....	(576)
当差.....	(582)
棋篓.....	(588)
路漫漫.....	(593)
忘年会.....	(598)
诤友.....	(603)

老古玩店·····	(607)
抽屉深处·····	(614)
老 刀 枪·····	(622)
病 友·····	(630)
听 歌·····	(638)
我心匪石·····	(644)
猫不拿耗子·····	(648)
说不说在你·····	(654)
烦 恼·····	(662)
贼 哥·····	(670)

我与小说

我写过小说,编过小说,选过小说。我这一辈子,堪称得上是小说人生,人生小说。福兮祸兮,幸欤不幸,可以说都和小说有关。从二十多岁开始写小说起,四十多年来劳碌奔波,跌宕流离,基本上也像是一部浮世绘式的小说。只不过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尝受得比别人多些,沧桑变幻,历劫难复,领教得比别人深些罢了。这也不是上帝独对我的“慈悲”,与我同代人的很多文学之徒,都好像难以逃脱这份共通的命运。自古以来,以文为生的人,为文所害,那更是数不胜数,想到这里也就豁然开朗了。

谁让你偏要写小说呢?

然而,小说是迷人的事业,你选择了便无法再厮分。年轻时爱小说,读小说,差不多把能找到的小说,都看了个遍。二十多岁时,不满足于看了,开始动手写小说。这大概也是所有写小说的人,都要经历的过程。没想到,小说对我来讲,却成了个人命运的转折点,由于一篇小说而颠倒了大半辈子。文祸之苦,炼狱之难,苦痛之深,世情之薄,都亲身领受够了。因此说,小说构成我生命中的一部分,这话是一点也不错的。

因为沾了写小说的‘光’而倒霉者,非止我一个,但有的从

此沉默消失,有的音讯杳然,有的竟为之献身,当我编这本自选集的时候,禁不住地感慨系之了。但我能够活下来,能够继续写小说,算是很侥幸的一个。至少还有读者愿意买你的书,看你的书,也就足够了。因此,在中国,文学之所以没法清高,小说之所以没法性灵,作家之所以没法洒脱,我想,很大程度上由于这块土地、这份历史本身太沉重的缘故。很多作家提起笔来,虽然谁也没有要求他,但他忍不住还是要倾吐出来。也无非是履行对这块土地、这份历史的义务。既然你诉之以笔,形之以文,那你为你说出的中听的或不中听的话付出一些代价,也就是活该了。

你选择了小说,那么,小说爱你也好,小说误你也好,你写了,也就不必懊悔。一个人选择了这种熬煎或者痛苦的写小说的职业,义无反顾,那是一种活法。活法无所谓优劣,你觉得好,便是好。虽然,小说给我带来过苦难,但我也从小说中寻找到我的乐趣。我拿起笔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样写,就怎样写,在作品中与读者对话,沟通心灵,岂不也是一种快乐么?

其实,细细品来,作家之所以觉得写小说好,无非想通过这种形式,来说出想说的话罢了。一个人长有嘴巴,就有表达自己想法和看法的欲望。讲给一个人听是听,讲给许多人听,也是听,于是就铺开稿纸,作品大概就是这样产生的。那些变成小说的文字,无非是说话的延伸而已。

数十年来,颠沛流离的命运,使我在这块国土上,走过许多地方,见过许多事情,接触过许多或男或女,或老或少,或快活或悲哀,或美丽或丑陋,或成功或失败,或伟大或渺小的各

式各样的人物,自然也有许多挫折,许多波澜,许多无奈,以及许多感悟。加之在漫长的流放过程中,背景场面的经常置换,人物身份也因时因地因处境各异,并不总在扮演一个固定的角色,遂有机会以多种视角和不同层面,领受这个繁复的社会和多变的时代。所以,所闻所见,所思所想,构成了我写小说的创作动机,也就是想说一说在这个沉重和温馨并存、感慨和希望同在的世界里,那些厮杀争斗,跌打滚爬,爱恨情仇,酸甜苦辣。于是,变成文字的小说,其基调也无法超脱我们每个人都熟知的这半个世纪的历史,我不过努力写出这浩瀚的生活长卷中的一角罢了。

我写出来了,我得到了诉说的乐趣,得到了宣泄的痛快,得到了会心一笑的呼应时的愉悦,也得到了触碰到谁时,那副火蜚火燎的表情,带给我的那种无可名状的惬意。至于旁人说我写好写坏,我是不在乎的。说我好,就真好嘛?说我坏,就真坏嘛?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但是,我是为那些还赏我脸的读者而写,只要还有人愿意看,那我就接着往下写,生活无尽头,写作自然也就无穷期了。

这本书里,我挑选了这些年来自己觉得尚可供读者一阅的作品,也无非是已经过去,或即将过去的那些年代里的生活写照,既真实,又不完全真实,说不完全真实,可也是我们在那风风雨雨的路程中,同行过的人生体味,那自然会有心气相通的地方。如果这本书中的一鳞半爪,能让你回过头去,审视一下走过的路,唤起一些回忆,产生一些思索,那便是对于作者最佳的鼓励了。写小说的人求什么呢?“嘤其鸣兮,求其友声”,不就是寻找知音的共鸣么?如果能这样,小说给我所带来

的伤痛,又算得了什么呢?

李国文
1995 元旦试笔

情 敌

—

她叫吴月，因为名字里这个“月”字，所以人们又叫她“月亮”。

她是个很漂亮的小姐，任何一个男人见到她，都觉得她非常之可爱，而且马上会联想到“秀色可餐”这句中国的成语。但像这样一位标致的淑女，谁也舍不得“餐”掉的，因为那是一碟精心制作的点心或是蛋糕，简直像艺术品，宁可供着它，也不去手切开来塞进嘴里的。

“那岂不是对美的亵渎？”杨扬说。

“算了，你这位护花天使！”吴月的上司黎芬给他一盆冷水。

“让月亮去报个名吧，黎姐！”

黎芬是个不愿别人对自己施加影响的女人，不过因为他张嘴，才没有马上驳回去。他是个特殊人物，在部机关里特殊，在这个核算中心的主任跟前更特殊。

这位主任说了，我不但不反对选美，还有点提倡，但我不赞成吴月去参加这项活动。她对这位小姐，不像别人那样赏

识。她认为,美,应该是一个人完整全面的总体评价。她即或评上了最佳礼仪小姐,又能怎样呢?顶多增加一点资本,那也不是她的功劳,是她爸妈的遗传基因,给了她一张好看的脸而已。

“黎大姐,话不能这样说,美,不管是她的,还是她爸妈的,给人以美感的享受,看上去怡神悦目,就行了呗!”

“得了杨子,就如同你舍得花钱买画,你拥有了,你精神上满足了,得其所哉,快活一阵以后,又怎么样呢?”

“精神上获得了,不也很好吗?”

“不对,杨子,精神能填饱肚子嘛?生物的第一本能,是现实,是物质,孩子一出娘胎,第一件事,寻找母亲的乳头。”

上司是个新派人物,她支持选美,而且也出资赞助,因为中心是全机关最肥的单位,最红的单位,它不但承揽本部门的大量数据运算,连一些在华投资的国际财团,也委托核算中心处理报表,因此,也是一个创收创汇的单位。她一句话,划拨给选美活动好几万元。甚至建议主办者用不着换个什么评选礼仪小姐的名堂,来遮人耳目。

“全世界都在选美,为什么我们不能搞?她敢肆无忌惮地说这样的话,但对于下属能否参加此项活动,一直到报名快要截止的日期,还没有明确表态。所以,吴月,这个新来的实习生,虽然好多同事在怂恿她,一直不敢轻举妄动。

最积极张罗吴月去参赛,认准她有夺魁希望的,就是这位酷哥。杨扬对于黎芬的态度很失望,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黎大姐呀黎大姐!”

她瞧着这个年纪轻轻的高工,雅皮士式的人物,凡漂亮一

点的女孩子,他都心甘情愿地为她们效劳。“他这花心的毛病,大概改不掉啦——”她心里想,然后说:“我考虑考虑再说。”

他耸耸肩,对她的别扭感到一点惶惑。几年前,他是她的部下,很受她的器重,是她花钱培养他去读完硕士学位的。现在,他不在她领导之下了,在高新技术处当高工了。不过,他是学计算机的,少不了和核算中心打交道。他对于黎芬,可以说是太了解了,他不得不承认,这个女人花钱让他读完研究生,是要让他回中心的。但他害怕卷入这漩涡中去,现在中心已成了兵家必争之地,他更愿意潇洒快活而无什么精神负担。但黎芬,是一个想做到什么,就能做成什么,想企求什么,就能得到什么的女人。截至目前为止,她还是坚如磐石,是个扳不倒的强人。她要把他弄到手,那么早晚也能达到目的。

相反,她也能把碍她事的人,一个个给清除掉了。当然,上头也有人给她撑腰,大家也心照不宣,要不,她能这么硬气?

不过,她的确也真是能干,有为,有本事,所以她的强,是一般所谓的“强人”概念,无法涵盖的,她认准了你成,她就能使你成,不成也得成。唯一的例外,就是那位酷哥,没有如她所愿地给她当帮手。同样,她要认准了你不成,无论你怎样努力,怎样挣扎,她恐怕也难会让你成的。因此,吴月那礼仪小姐的冠军称号,她要不发话,报名也不敢的。没准由于她的反对,成不了。

杨扬笑话这个漂亮妞:“你试都没试,怎么给自己宣判了死刑呢?”

月亮只能借太阳的光,太阳不给你光,你哪来的光明呢!
“算了吧!杨扬!”

“你先别泄气嘛，月亮！”

“主任不点头，而且马上报名截止。”

“我再去找太阳说——”

原来没有“月亮”的时候，大家想不到应该给主任起这个“太阳”的绰号。有了吴月这个“月亮”，于是自然而然的，就觉得黎芬当“太阳”最合适了。她看起来不严厉，但那紫外线，会剥掉你一层皮。

“让吴月去报个名试试吧！黎姐，选上了也是你们中心的光荣！”

“那也曾经是你的，最初筹建的报告，还是你起草的呢！”

“好好，那她选上了，我也跟着光荣吧！”

“杨子，我们是个高科技单位，要是得一个国家科技奖的话，那才是值得夸耀的事！”

黎芬从一开始，不怎么喜欢这个吴月。她也说不清为什么不喜欢？太娇气？也不完全是娇气。太漂亮？也不完全是漂亮。那么是什么？是她太招人？对！自从她一出现在核算中心，把所有的目光全吸引过去了。一个长得漂亮的女人，不但招男人，也招女人。女人其实也愿意多看一眼漂亮女人，不过，主任是从她影响工作的角度考虑，这位小姐给中心添麻烦。

“女人的天敌，是女人！”杨扬在背后评论他的黎姐。老实说，在机关里，敢于对她评头论足的，也就这位特殊人物了。

吴月说：“杨工，你说我还去报名吗？”其实，她被大家说动了心，也是跃跃欲试的。她那小市民的爹妈也愿意她出一出锋头，往后找对象也好攀高枝。至于戴上后冠以后，有一辆夏利车的奖品，还有香港八日游全程免费，当然也是有诱惑力的。

黎芬有点后悔招来这个实习生，中心大楼里，这些日子的主要话题，除了选美就是选美。

吴月被招收进来，倒是黎芬同意的，这怪不得别人，副主任刘虹当然是顺着她的意思的了，不过也提出过一点异议，是不是文化程度低了些，才是职高水平。黎芬对副手说了实话，是她先生受人之托，又来转弯抹角地同她商量。没办法，收了吧！很简单，中心出国的机会太多，福利也好，待遇优厚，从这里出去，到哪个部门，电脑方面都是一把好手。所以好多本科生、研究生打破头往这里挤。如果吴月不到这里来，职高毕业了，顶多到什么小单位当个会计，连个像样子的男生，都找不到。她爹妈也挺能活动，托门子，走路子，到底使女儿挤进了这个大机关，挤进了这有许多高价未婚夫的超级核算中心。

这个单位里，有许多高干和名人子弟，弄不好，不知哪儿会蹚上地雷，把人得罪了，一般人真不敢当这个主任，也就是黎芬，敢不买帐。她就是这么一个傲气的女人，中国人有时挺贱骨头的，你孬，他欺侮你，你凶，他怕你。钻木取火的燧人氏，没有人烧香供他；火神爷动不动就放把火，烧你个精光，于是给他建火神庙四时奉祀。她就是类似火神爷的太阳。

老实讲，当初，黎芬没想到吴月一张漂亮脸子，会弄得如此不安生。每想到这些，她就对她先生，那位过气的编导谢子军，一肚子气。

她先生嘲笑地说：“你不是在英国伦敦，看过老维克剧团演出的《奥赛罗》嘛！嫉妒，是人类最基本的感情，来了这么一位漂亮小姐，把你的风头压倒了，你当然不高兴。原来大家都捧着，你最光彩嘛！连你们那位下台的老部长，见到你，那脸

色也多云转晴的。”

“一边儿凉快去！”

“我知道，现在的男孩子，就追求女孩子那张脸，有脸就有了一切，自然要移情别恋的啦，所以，你很痛苦，你很失落，我能理解的——”

“放你的屁，给我滚蛋——”

谢子军也愿意滚蛋，在家，他是二等公民，得侍候这位夫人。可回到自己父母的家，老头老太太就会侍候他了。一声令下，他乐不得就走了。

她知道自己厉害，你不想被人打倒，你就得把别人制服。生活，逼得她强硬。

半年前，吴月来报到那天，黎芬和她谈的话。第一这里很忙，第二这里正因为忙，所以很能锻炼人，第三为什么锻炼人，因为一个萝卜一个坑，来了就要顶用，第四这里是高科技单位，你文化程度不符合要求，必须要补上来，我给你两年时间拿来电大文凭，第五，第六……

黎芬说完了第七，第八以后，突然问她：“你听清了吗？”

“听清了。”

“那你给我重复一遍——”

吴月张口结舌，一条也回答不上来。

“你没有听清，就说没有听清，这里全是数据，是一点也含混不得的。”

吴月赤红着脸，尴尬得恨不能找个地洞钻进去。她活了十八岁，也许长得好看的缘故，从来被人宠惯呵护着的，哪经过这种毫不留情的问话，弄得手足失措，不知如何是好。

“这说明你根本没好好在听——”

她不能承认,也不敢否认,只好望着她的上司。然后嗫嚅地说:“我是认真听着的,只是记不住那么多。”

“我相信你说的是实话,这是头一次,我可以原谅。但你要记住,在这里,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稀里马虎是绝对不行的。你可以走了,刘主任会告诉你在哪个部门,在哪个小组,去吧!”

好凶,这女人!先给她来了个下马威。

她回家报告她的父母。“我们这位主任,长得很帅,但挺可怕,人家说她是女机器人,也许不该到那里去上班。不过,那副主任蛮和善的。”

“别怕啦,”她爹妈安慰她:“我们把人情托到她先生那里,她先生满口答应,主任会好好照顾你的。”

他们根本不知道,她先生对于黎芬来说,无足轻重。如果说黎芬这一生,还有什么不完美的,那就是这个她不爱的丈夫,是她生活程序中的一个最不理想的硬件了。

这就是上帝的公平,不给一个人百分之百的圆满。

二

绰号等于人身上的胎记一样,有了,便永远也抹煞不掉的。

“月亮”这个外号,对这位办公室的小美人来说,简直再吻合不过的了。而主任的外号“太阳”,更是合适。在核算中心,